

美国谈判官员紧急从中情局调集吴仪的资料

1

纪实文学

吴海民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本书再现了纠缠中美两国十几年的知识产权谈判风云,解密文明战争背后国家利益的维护和争斗,展现了铁娘子吴仪的风采和性格,也对大国之间政治较量 and 经济博弈做出深刻的描绘。

中美知识产权的谈判临阵易帅,使另一个难得的人才脱颖而出。接替佟志广率队出征的,就是此后活跃在国际经贸舞台的风云人物——吴仪。此时,吴仪刚到外经贸部工作4个月,副部长的椅子还没有坐热。她来不及做什么准备,就披挂上阵,担任中国知识产权谈判代表团团长率团赴华盛顿。

美国贸易代表处的谈判官员此时还不了解吴仪。他们从中央情报局紧急调集了所有有关吴仪的资料,研究这位谈判桌上的新对手。

资料表明:吴仪1962年大学毕业,此后长期在石油战线工作,先在兰州炼油厂任技术员两年,后到石油部机关工作三年。此后,到北京燕山石化总公司工作了20年,先后任技术员、技术科长、副厂长、副总工程师、副总经理,直到担任公司党委书记。几年前,她才跳出石油战线担任了北京市副市长,分管北京市的工业和外贸工作。只是在这时候,她才算是与对外经贸工作挂上了钩。

这些资料提供的情况,也许使美国的贸易代表们暂时松了一口气。他们想:一个分管外贸的副市长与一个外经贸部的副部长毕竟是两个不同的角色,一般的招商谈判与中美之间这种针锋相对的大型谈判毕竟是两码事。这位谈判对手的简历以及她的性别,似乎使美国谈判代表多少产生了一点盲目乐观。

当吴仪启程前往华盛顿的时候,国内的许多人也不禁为她捏了一把汗。面临这样一场艰苦的谈判,而且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仓促上阵,过去又没有从事过大型的对外谈判,她这个自称“小女子”的人能应付得了吗?即使她有天大的

本事,在美国人似乎已经拿定主意要对美国进行贸易报复的情况下,她能够力挽狂澜吗?这些,都是当时人们的担心。

关于吴仪,有这样两个评价。一个是别人对她的评价:这“小女子”工作起来有着超过男子的魄力,敢于拍板,杀伐决断,具有大将风度。一个是她的自我评价:我这个人,第一,肯干;第二,能干一行,学一行,爱一行。这两种评价讲的是同一个侧面,足以说明吴仪的工作精神及超过常人之处。

关于吴仪,知情者讲了这样两件事。一件事:她还是一名女大学生的时候,独自一人到贵州省为煤炼油选点,跑遍了黔东南的十多个县,赶火车,搭卡车,有时候还步行。夜里,住在路边小店,外衣也不敢脱,怀里牢牢揣着装着路费的钱包,囫圇打个瞌睡,清早继续赶路。当她圆满完成任务回到学校后,同学和老师们的对这个年轻娇小的女大学生不得不刮目相看。另一件事:她在北京燕山石化总公司工作期间,曾经是全国石油化工系统正局级干部中唯一的女性。一位记者描写第一次见到她的情景时说:“在几百个高高大大的男子汉中,我一下子就找到了她,她是那么娇小,与这些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相比,竟像一个未成熟的少年。”吴仪自己也说:“我几乎是从小人堆里干出来的。”从这两件小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吴仪成长的道路,看到她那种格外要强的性格。

一次是与加拿大的企业家会谈,她的演讲结束后,大老板们兴高采烈地说:“我们不仅进口中国的商品,而且还要进口像MADAM WU这样的部长。”一次是与美国IBM新任总裁会

谈,这位总裁在会谈后耸耸肩膀幽默了一默:“真不知IBM新任总裁应该是我,还是你。”

记者们对这位女部长有一种特别的好感。在北京,只要听说是由吴仪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记者们都会怀着极大的兴趣去参加。不单是为了听一些情况,而且是为了见一见吴仪。这单是由于吴仪口才很好,应变能力很强,能够应对如流,而且因为她不按讲稿讲话,不讲千篇一律的套话,不讲没有内容的空话,也不爱讲拘谨刻板的官话,表现出了少有的坦率和真诚。

人们都说,吴仪很潇洒。吴仪这样说:“人前的潇洒,是用人后的艰辛劳动换来的,是一个人的修养和素质的综合体现。”短短一句话,包含了太多的内容,几乎可以说明她的一生。

此时,在她匆匆飞往华盛顿的时候,不知是否预感到,这是历史和时代给予她的一次难得机遇。对共和国来说,也从此发现了一个难得的国际谈判人才。

吴仪率中国代表团于1991年11月21日抵达华盛顿。这时距美国设定的“最后期限”只剩下6天时间,一旦时间到,美国政府便要作出所谓“爆炸性”的宣布——对中国实行贸易制裁。双方都感到,谈判的回旋余地已经不多。

按照事先的商定,这一轮谈判共谈两天。两天时间能把双方之间的深刻分歧全部弥合,最终达成协议吗?对此,谁的心里也没有把握。

中方是带着诚意,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前来谈判的。启程之前,新成立的国务院知识产权领导小组召集有关部门开了协调会议,对谈判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对美国方面提出的要价,以及中方可能作出的最大让步

等,都作了认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可供最后达成协议的文本。在这个文本背后,还得到了中国政府的一些新的授权,当然,这些授权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才能打出的牌。根据谈判需要,代表团还会及时向北京提出新的请求。中方不希望看到贸易大战的发生,也不希望看到中美关系为此再出现新的麻烦。

现在,要看美国方面是否真的怀有诚意了。

当中美两国代表在谈判桌前相对而坐的时候,梅西盯着面前的吴仪,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庆幸。这位常常在佟志广妙语连珠的幽默和嘲讽中被弄得非常尴尬的美国贸易副代表,对眼前这位在国际贸易谈判中还名不见经传的女性表现出一种轻蔑的态度。他就像一只常常被斗败的公鸡,这一次要抖一抖威风了。

按说,在中国代表团新团长到来的时候,梅西应当表现出起劲的外交礼仪。且不说这种礼仪涉及两个国家的重要关系,即使是两个初次相识的人,也应当寒暄一下呀,但是,梅西一上来就凶相毕露!

“我们是在与小偷谈判。”梅西冷不防地给吴仪来了这么一个下马威。

这句冷冷地甩过来的开场白,是中国代表没有想到的。往日的梅西并不是这样刻薄,也不是如此尖酸。他总是尽量表现出一种温文尔雅的风度。今天他的温文尔雅哪里去了?大国风度哪里去了?今天的样子,倒像是一个骂街的泼妇了。

应该说,这不是本来性格的梅西,却是一个具有丰富谈判经验的梅西,或者准确地说,这是一个熟练掌握了谈判技巧、善于

在谈判桌前进行表演的梅西。谈判厅里死一般沉寂。中方一些代表来不及作出反应,目光一下集中在了吴仪身上,不由得为她捏了一把汗。

然而,这种沉寂极为短暂,只不过是刹那。几乎就在梅西的话音还未完全落下来的时候,一个响亮而威严的声音掷地有声:

“我们是在与强盗谈判!”

这是吴仪的反击。双方代表都被这一声怒吼震住了。大家没有想到,吴仪的反应如此敏捷,口气如此强硬。好厉害的“小女子”,真是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吴仪继续反击:“请看你们博物馆里的收藏,有多少是从中国搞过来的?据我所知,这些中国的珍宝,并没有谁主动奉送给你们,也没有长着翅膀,为什么却越过重洋到了你们手中?这不能不使人想到一页强盗的历史。”

梅西哑口无言。吴仪:“请问,你们美国市场上有没有盗版产品?难道这里就是一方净土?你们美国也曾经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盗版大国,对欧洲的知识产权盗用了上百年。伯尔尼公约已经存在了上百年,你们参加这个公约才几年?”

梅西仍是无言。吴仪:“再请问,在美国,有没有盗印盗录的中国产品?据我们所知,你们的音像市场上就有未经允许私自翻录的中国录像中国图书。”

吴仪一连串的反击真是义正词严,驳得美方代表非常尴尬。美国人意识到中国这位新团长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对手。中方代表则高兴地看到自己有了一个新的好主帅。

双方也都意识到,接下来的谈判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

黄立德想用手中的“朱仿”换取朱伯勤

6

当代小说

高大勇 黄永辉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博物馆从某拍卖会上定向收购了一件价值千万的官窑重器,著名收藏家黄立德却点破这是一件传说中的“朱仿”——圈内第一造假高手朱伯勤的伪作。佟教授难以面对如此不堪的事实,羞愤难当,竟自杀身亡,临死前将女儿托付给了自己的学生郑岩。郑岩为了替恩师讨还一个公道,开始探寻“朱仿”的秘密,但知道真相后却让他几度消沉……

[上期回顾]

黄立德知道张老心狠手辣,为了朱伯勤的安全,他故意提出与张老合作。而在疗养院里的朱伯勤,看到刘闯带给他的瓷片,眼睛一亮……

餐厅最好的一间包房,已经摆好一桌高档酒席。朱伯勤坐在桌旁,表情依然麻木呆滞,酒店领班站在一边。

“伯勤,你还记得我吗?”朱伯勤对黄立德的话置若罔闻,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个彩瓷小酒杯上。

“这可是成化本朝的器物!”朱伯勤苦思冥想道:“神宗时尚食,御前有成化彩瓷酒杯一对,价值十万……我没记错吧?我就是喜欢彩瓷,你看这个杯子,胎薄如纸,釉质温润,世间少有,真是稀世珍品啊……”

黄立德摇头:“伯勤,没想到你病得这么厉害!”

隔壁房间,张老就在里面。领班一五一十地向张老汇报黄立德和朱伯勤的见面过程,并把一支录音笔交给张老。

“黄先生带着朱伯勤出去散步了。”

张老说:“你去跟着他们。”黄立德和朱伯勤散步来到湖边开阔地。领班在后面跟踪,不便走得太近,只好远远地跟着。

黄立德和朱伯勤对视一眼,朱伯勤的眼睛瞬间变得明亮,说话的语气也变得生动活泼,跟刚才那个麻木呆滞的朱伯勤判若两人。

“你怎么才来?!让我等了这么久!”

黄立德说:“你他娘的不是死了吗?怎么又在这里冒出来了?粉彩大瓶和五彩大罐是你给张老的吧?”

“那是我给你的信号弹!叫你赶紧来捞我出去!”

黄立德立住脚步,说:“我捞你出去可以,但是有个条件。”

“你说。”

“我们继续合作,就像十年前一样……”

朱伯勤摇头:“不可能了。”黄立德冷笑道:“那你就接着在这儿享清福吧!”

朱伯勤骂道:“你跟姓张的一个德行!”

“不!我跟他不是一路人,他逼你做朱仿是为了钱,我不是,我就是喜欢你的东西!当初你送我的那些瓷器我都留着呢,一件都没卖!”

朱伯勤将信将疑:“真的?”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都在我家里搁着呢,不信你去看!”

朱伯勤看了他一眼说:“这么说是我误会你了?”

“我要真为了钱,那批东西我早卖了,还能等到现在?”黄立德说。

朱伯勤说:“你光捞我出去也没用,照样开不了工!”

黄立德一怔,问:“为什么?”

“我那个工具箱在他手上!”

黄立德吃了一惊,喃喃道:“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我懂了……你沉住气,我会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离开疗养院,刘闯不解地问黄立德:“一个工具箱真有那么重要吗?”

黄立德说:“与其说是个工具箱,不如说是个百宝箱!那里面有历代官窑的瓷片样本,调配胎土釉质的秘方,还有各种上色的秘料,做旧的秘药……离开那个箱子,朱伯勤就不能开工,做不了朱仿!这才是他受制于张老的真正原因!”

“哦,原来张老攥着他的要害!不过想捞朱伯勤,怕是没那么容易。”刘闯有些担心地道。

黄立德平静地说:“我有办法对付张老!”

郑岩的忌日,郑岩抱着一束白菊沿公墓的台阶拾级而上。一个胡子拉碴、满身酒气的

中年人踉踉跄跄地迎面走来,郑岩躲闪不及,两人撞了个满怀,那人一屁股坐在地上。

郑岩赶紧扶起他,那人瞪了他一眼把他一推,大摇大摆地继续往前走,身后还有两个穿黑西装的年轻人紧跟在后。

来到郑怀英的墓碑旁,郑岩突然发现墓碑前多了一个丢弃的酒瓶,不由得一愣,弯腰捡起来晃了晃。酒瓶没盖,里面还有一些残酒,他闻了闻瓶口,酒香浓郁而且很新鲜。

郑岩回头凝望着刚才相撞的方向,回忆刚才那个人的相貌。

郑岩扔下酒瓶,赶忙追了出去,正好拦下刚要开动的汽车。

郑岩叫道:“朱伯勤!你是朱伯勤!跟我走!”说着猛冲上去。

黑西装年轻人立刻狠狠一脚将郑岩踹翻。

郑岩不理二人,护住自身要害,大叫道:“朱伯勤!我是你儿子!郑怀英是我妈!我刚刚就是去给她扫墓的!”郑岩大吼道。

朱伯勤呆了,他挣扎着要下车却被另一人摁住,先前的打手匆忙上车,黑色轿车迅速驶离现场。

第二天,张老脸色阴沉地走进黄立德的办公室,开门见山道:“立德,朱伯勤还有个儿子,你知道吗?”

黄立德故作不明所以,脸上露出惊讶神色,茫然道:“他有个儿子?我不知道这事儿!”

张老打量着黄立德,半信半疑,说:“他儿子就是郑岩!”

“这怎么可能?”黄立德失声惊叫道,“这到底怎么回事儿?”

张老说:“前几天朱伯勤提出要给我扫墓,为了照顾他的情绪我就同意了,结果在墓地碰上一个人,他不光认出了朱伯勤,还说是他儿子……回来后,

手底下人说了他的长相,我觉得很像郑岩,而且,朱伯勤的亡妻也姓郑,我觉得这不是一般的巧合,就让他们去了一趟安蒂克,果然就是郑岩!郑岩能认出朱仿,跟这个肯定有关系!”

黄立德思忖片刻,点点头,说:“嗯,你跟朱伯勤谈过吗?”

“对,可他不承认也不相信有这么个儿子!”

黄立德故作深思道:“从郑岩的年龄来算,朱伯勤真有可能不知道。郑岩出生的时候,他正好在监狱里……”

张老说:“我也想到了这一点。立德,朱伯勤点名要见你!”

黄立德愣了一下:“见我?”

“他一定是有话要跟你说。”

两天后,张老坐在温泉疗养院的茶室中喝茶,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阁楼上交谈的黄朱二人。

跟班说:“您就那么相信黄立德?”

张老自信地道:“信也罢不信也罢,无所谓啦,反正孙猴子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朱伯勤回病区后,黄立德来到茶室,在张老对面坐下,说:“我和他谈过了,我看不管你用什么手段,他基本上不可能跟你合作!”

张老勃然作色道:“我只要他继续做朱仿,没别的要求,如果他仁不,就别怪我不义!”

“他不跟你合作没关系,只要跟我合作不是一样吗?”黄立德悠然道。

张老豁然开朗,说:“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跟他谈过吗?”

黄立德点点头,说:“他提了一个条件,如果我能把他捞出去,他可以考虑。”

张老冷笑道:“我早就料到

会这样,他现在就指望你了。”

夜已深,刘闯和运货人及其助手把一箱箱瓷器搬进院子,送入秘密收藏室,然后逐个打开箱子,把一件件朱仿搬出来放到案台上,几十件精美的瓷器在灯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辉,光彩照人。

运货人交给黄立德一个密码箱,里面是一份盖着火漆印的海关准入证明和瓷器的来历证明。黄立德仔细查看每一份证明,非常满意。

刘闯回到密室,看着满屋的朱仿,惊疑地问道:“这就做好了吗?”

黄立德微微一笑,拿起一份来历证明,指了指一件北宋均窑水仙盆,轻声念起来。“宋均窑水仙盆,清宫旧藏,解放前流失海外,八十年代初在英国伦敦某拍卖会上出现,最终由日本山崎株式会社以十万英镑购得,收藏至今……你看,这不再是一件朱仿,而是一件货真价实、传承有序的官窑珍品,并且还附有一份盖着火漆印的海关通关证明,放到任何一个拍卖会上都是一件抢手货。”

“这批货值多少钱?”

“最保守估价也有两个亿!”

“那张老呢?这批货您真的会给他吗?”

黄立德打量着这批朱仿,诡秘地一笑。

“当然要给,等安蒂克的问题解决了,我就给他送去……”

“您花费了这么多心血,舍得吗?”

“有什么舍不得?我要用这批货去换一个朱伯勤!”

刘闯不解:“这代价不是也太大了?”

黄立德悠然道:“朱仿有价,朱伯勤无价!”